













## 男孩與女孩

◎陳欽進

是記憶猶新。

稍長後，姐姐一樣出落得不用讓人擔心；學才藝、爭榮譽、訂目標，一樣都沒落下，反觀兄弟倆，猶是迷糊度日、醉生夢死。一日，和朋友探討話題，結論倒頗為一致，「男孩不都是一個樣」。當然，我們也知道，雖然在女孩找到自己跑道的同時，男孩還在旁邊玩沙子，但要論誰先完成階段目標或跑到終點，還真說不一定，因此，只能各自寄望自家的怠惰兒子有朝一日能奮起直追，不再令人牽腸掛肚。

當然，不擔心是不可能，特別對於細膩又感性的女兒，做為父母的不免要多擔上一分心；比如：出行注意安全、交友謹慎小心、抉擇要高瞻遠矚等等，明知她都懂，卻不時要嘮叨幾句。「不公平吧！」出聲的是嘴裡吃著、手上玩著，猶要認真抗議的小兒。是不公平，但能怎麼辦呢？像他這種標準科技宅男，除了

叮囑他過馬路要小心外，剩下的他都能「自我節制」到令人憂心；我們甚至已自降標準到，「拜託書隨便唸，重點是多點社交，多交點朋友，要放飛自我，人生不留白啊！」至於未來要幹什麼這種「大哉問」，就不要麻煩他了，因為這顯然還沒在他的人生裡掛上號。

總宅在家的資工男孩，總秀頓奔波在外的新聞女孩，對比著兩個世代的截然不同。我們那會兒，男孩總是滿山遍野的跑，女孩雖說也不會乖乖的在家撫琴刺繡，但至少「辦家家酒」絕對是獨占鰲頭，曾幾何時都「女主外，男主內」了？發此感嘆，不免又遭來女兒「有違性別平權」的抗議。但，時代就是變了，而且變化完全在我們的想像之外，那時誰會想像得到有種職業叫撞球選手、電競選手？小時候，打撞球、玩電動，是要拿「光明前程」去對賭的，有時候甚至要擔著人身安全與生命危險，代價著實太大，但現在的

孩子，不會玩電動遊戲的，那叫不正常；當「之乎者也」遇上「A B C D」，我們能選擇的就是認命的接受與學習。從孩子的角度看世界，雖然驚訝新奇，卻也膽顫心驚；或真應了那句俗話，「江湖愈老，膽子愈小」。在我們尋求恬淡平順的當下，孩子們正在光怪陸離的世界裡無畏奮戰呢！雖然「世界」有時是虛擬的，但在未可知的情境裡創造更多未可知的機會，或正是兩個世代間最大的殊異與鴻溝。

「你想像得到你的孩子未來會成為『碳排放管理員』、『工業視覺系統運維員』、『服務機器人應用技術員』，或是與你日常生活極密切的『調飲師』嗎？」朋友傳來摸不著頭腦的問句，並標註訊息來自中國大陸新近發佈的18種新職業。想得到才有鬼。在一個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不確定性的社會體系中，愚鈍如我也只能見怪不怪了，但這些和你的孩子到底有沒關係，還得看他們的造化，但似乎總宅著的資工男孩可能性更高些。

宅家男孩返金度過了漫漫的春假，又將搭機赴臺。行前，做娘的不厭其煩的又叨叨了一番，反倒是當爹的已經沒啥子交代的了，「或許，讓姐姐有空帶你出去玩……？」。

女孩都早慧，也有一說是早熟，當然這是相對於男孩而言。我們家的女兒早慧，讓她更像一個姐姐，當哥哥還在傻呼呼的幹著難以理解的行為時，她已經可以很準確的告訴他：「這是不對的行為」。這句話有極高的渲染力，接棒成了弟弟幼年時期的口頭禪，或許如今他們都忘了曾有這碼事，但對爹娘而言，可說

那個沉靜的午後，騎著車帶你漫遊，游走在曾經熟悉的村莊裡，時間彷彿穿越了空間一般，景與物雖有稍稍不同，但那樣的熟悉感是存在的。

走進雜貨店，同樣的玻璃櫃，所販售的商品略有不同，很明顯的感受到雜貨店的生意是有受到大環境衝擊，看著熟悉的象皮糖，買下桶子裡的最後兩片，你很開心的拿在手上。

緩緩地跟你說，小的時候媽媽就在這裡搭公車，下課或放學想買零食或文具這個雜貨店都有，從學校走過來這麼的近，再走這個方向的小路回家。以前，湖的中間有條路，要過來的話很方便，只是中間要穿越一小片竹林，每回風吹過來總是嘎吱嘎吱的讓人覺得害怕。

前一次我們一起穿越的時光，是村子裡辦市集，活動當天有穿著當時國軍服裝的大哥哥們，在街上模擬著當時軍人的樣態，你開心又害怕的不敢與他們合照，但看見他們卻又很是興奮，和那些

孩子們一起，跟著他們走上了一圈又一圈，最後，你看著小舞臺上演唱的歌手而入迷，捨不得離開。

一直到坐在外婆做的鞦韆上，聽著遠處傳來的歌聲，還念念不忘著湖對岸的那些活動，但其實你已經疲憊的很，在回家的路上就睡著了。我抱著你回家，想著以前下午總玩到累，傍晚心裡想著待會要看幾點的節目，卻在七八點不到就睡了個透徹，醒來已是天明，總是索性又翻個身繼續睡去。

你拿著象皮糖，見著這大榕樹，喊著要去那裡坐下吃糖，我們一起坐在石椅子上，撕開糖包裝，你吃一塊也餵了我一塊，難得有糖吃，你嚷嚷著要吃塊紅色的，也餵我吃了塊橘色的，吃完一包再開一包，吃完以後打開水壺咕嚕嚕的喝水。

午後的陽光照在這些老建築上，溫溫暖暖地，風偶爾拂過這樹，發出沙沙地聲響，很靜很美好，老屋子很有韻味，媽媽看的入神。你發覺附近有隻大黃貓，你們對

上眼以後牠一溜煙地不見蹤影，你大喊「貓咪、大貓咪」，半蹲著尋找大黃貓的影子，但哪裡還有大黃貓呢？那牆角只剩餘黃昏溫柔澄黃的陽光，溫溫地照著，笑笑的跟你說我們不打擾貓咪了，你對著牆角貓咪消失的地方喊了聲掰掰，我牽著你的手走向湖邊，沿著環湖的路走向南山。

時空交錯以後的景與物讓人迷戀，老房子的溫度依舊，那神秘行蹤不定的貓兒也消失了。景與物勾起的懷舊氛圍，想起的回憶總讓嘴角不自覺上揚，孩子在這大空間快樂的奔跑活動，很是滿足。

我們對景物的依戀，也是取決於內心，無論在外頭奔跑了多久、忙碌了多久，能回來待上一時半刻，那種滿足並覺得尋到真實自我的感覺，總是很難說分明。這些巷弄小道並不複雜，穿越個幾次就熟悉了，只是穿越上幾次，景還在而物是人非。從前回不去，我們能把握現在，活在當下認真的過每一刻，就是幸福。

## 託風

◎莊喬羽

風兒啊  
請將我無邊的思念拍向遠方  
摻著一點海的味道  
趁著天色偷飲了口酒 暈紅雙頰時出發  
跨過橫亘南北的大山  
越過奔流不息的江川  
來到繚繞 牽掛 牽掛 牽掛 的所在

風兒啊  
請替我拜訪燈火闌珊處的那戶人家  
從記憶中鏽蝕的鐵窗  
輕輕的 輕輕的 進到房間裡面  
揮去歲月醞釀的塵灰  
拂過床上那一對人兒的華髮  
再小心翼翼的  
撫平他們總愛相擁的眉頭  
在嫦娥柔情的眼波中  
歸還一副安詳無憂的容顏

風兒啊  
請將我帶進他們的夢境  
那裡有豐美的鮮草和甘甜的泉水  
樹蔭下坐著平凡的一家子  
最後 摘一把殘碎的星光  
裝飾久別重逢的喜悅

## 【短篇小說】阿滿仔

◎陳長慶

阿乞孀仔對待阿滿仔的態度轉變得那麼快，的確讓村人感到不可思議，但卻也不容懷疑，因為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聽到阿乞孀仔的打罵聲，更別說是阿滿仔的哀叫聲。可是村中一些三姑六婆則有不同的看法，她們認為阿乞孀仔沒有那麼好心。從阿滿仔被他們家收養開始，不是夭壽死囚仔的咒罵聲，就是藤條的鞭打聲，甚至更天壽的是用隔夜的臭酸糜給她吃。這種苦毒新婦仔的行徑，就如同她這個潑婦的惡毒心靈一般，所以不可能在短時間改變。莫非她吃錯藥，或是別有盤算，要不，絕不會輕易地放過阿滿仔的。

想當年，她曾有讓阿滿仔和添丁長大後做大人的想法，雖然阿滿仔大添丁四歲，但她秀氣，他卻粗壯，一點也看不出兩人年紀有那麼大的差距，將來讓他們做大人又有什麼不可以的。而且阿滿仔乖巧、勤奮又小學畢業，添丁卻放蕩不學好，讀完小學四年級再也讀不下去。每天跟那些狐群狗黨在外遊蕩，打架、偷竊樣樣來，已成了一個不可教化的浪蕩子，追根究底，不就是被自己寵壞的嗎。

然而，即使添丁的種種作為已被歸類為歹仔，可是畢竟是她親生的骨肉，也是她的心肝寶貝，再怎麼壞也比她收養的新婦仔好。因為別人的困終究是別人的困，何況阿滿仔這個夭壽死囚仔並非是自己的骨肉，所以打她罵她、她一點也不會心疼。反正自古就有「別人的困死缺了」的說法，因此她打得心安理得，一點也不覺得愧疚。

她不斷地想，倘若添丁不思長進，再這樣混下去，將來不但一事無成，又有那一個女孩願意嫁給她呢。而阿滿仔除了長得漂亮、勤奮，又小學畢業，若以她的條件，不怕找不到好婆家。所以她一定要設法把阿滿仔留住，日後好讓他們做大人。如果不好好把握，好逸惡勞的添丁勢必要打一輩子光棍，為了能留住阿滿仔，她必須改變對他的態度。但也不能操之過急，以免引起這個夭壽死囚的懷疑。

可是她在這個村子已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女人，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誰也不會相信她會那麼快就改變對阿滿仔的態度，把她視為一家人，讓她和添丁平起平坐。從此以後不再打她罵她，不再讓她食臭酸糜，不再把她扭絞得烏青積血。在村人的眼裡，她之前苦毒新婦仔的行為，跟後母又有什麼兩樣，簡直比後母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更毒辣！也許是罵多了夭壽死囚仔，難怪她的嘴巴會有點歪斜，現在為了不爭氣的兒子，想改變對新婦仔的態度，好讓他們將來做大人。但是否正是時候，還是為時已晚，村人莫不睜大眼睛等著看。

(九)

## 景與物

◎彩虹



在溫柔的陽光裡，度過了愜意的午后。

## 尋覓擎天崗牛群

◎陳文榮

……擎天崗牛群因為暴斃而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日治時期公元1934年，日本政府在這裡設立大嶺卡牧場。金山、萬里農民寄養的牛群達3000多頭。

台灣光復以後擎天崗山區列為國防要塞，公元1985年擎天崗列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農地面積的減少，耕牛的需求量大減。

筆者民國六十五年於一所高職任教並擔任工科導師，學生決定到擎天崗郊遊，要求我邀請同年級商科女生班級參加。找我同學王兄幫忙，他擔任國貿科導師，他很爽快的答應。

當天天氣晴朗，擎天崗春天難得好天氣。燦爛陽光灑在翠綠的草原上，兩班男女學生，做團體遊戲、唱歌，玩得很盡興。這是對擎天崗首次印象。

時隔三十三年，民國八十八年夏天，經常到冷水坑，登山、泡溫泉。順便到擎天崗，走魚路古道，探訪人文史跡。最感興趣的就追尋牛群，尋訪多次，都沒有結果。

經台北市農會翁先生介紹，認識邱阿化先生。他於民國八十二年退休，工作達四十二年之久。離職時介紹他的鄰居何正雄先生接任管理牧場工作。經邱先生介紹認識何先生，他對牛群的動態，十分清楚。在何先生的指引下，民國八十九年夏天，終於找到兩處牛群。

冷水坑遊憩區停車場，過青山吊橋，往前走五十公尺處右轉，走小徑，出現一座水塘，旁邊聚集十二頭大小水牛。

另一處在土地公廟前往竹篙山步道，走到一處礮

堡附近，平坦地形上幾處小水塘，聚大小二十七頭牛，或臥或站立，或保持警戒狀態。尋覓多次，終於有了答案。

多次帶家人到擎天崗草原遊憩，躺臥在翠綠的草原上，遠眺周圍青翠的山巒，仰望湛藍天空裡飄逸白雲，深呼吸幾口冷冽純淨的空氣。恬靜的氛圍裡，怡然自得，安然自在。

春天來時，遼闊的原野如鋪設綠色的絨毯，形成獨特美麗的景觀。入秋後，草原也會變裝，換上淺黃色彩，也十分迷人。濃霧經常瀰漫，漫步其間，潮濕空氣裡，混合著牛洩味與草原的氣息。

台灣光復後，擎天崗代管牛隻由農戶個別經營。到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台北市農會成立擎天崗牧場，當時接受農戶委託管理牛隻有一百多頭。到民國四十五年左右，達到最高峰，共有六百六十頭。民國六十年代以後，工商業發達，台北近郊農地逐漸淪為工廠、公寓建地，農地快速消失，耕牛需求降低。現在即使農村，也不容易看到耕牛，耕耘機早就取代耕牛的地位。

民國七十四年（公元1985年），成立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全部劃入公園範圍，成為景觀特殊的草原遊憩區；但市農會擁有地上物使用權。牧場與遊憩觀光無法區隔，造成管理上的困擾。同時託管水牛也越來越少，到了民國七十六年，委託台北市農會代管牛隻剩下七十五頭。到民國八十九年列管牛隻只剩下三十九頭。

牛隻不必耕田了，農民養這些牛做什麼呢？何先

生說：

「健康的成牛還是有人買；但價格很便宜，每隻三萬塊錢左右。」

生下來的牛沒有穿牛鼻，也就無法牽動，控制牠的行動。穿牛鼻，綁上牛繩，這種專業技術已經逐漸沒落。

牛隻必須移動位置卻不聽使喚，拉不動牠怎麼辦？何先生開一部中型卡車，向朋友借來一頭健壯公牛幫忙拉拔，等任務完成，再把公牛載回去還給朋友。

多年來遼闊的草原就是天然的牧場，類地毯草長出來，牛群分區啃食，草原保持平整而柔軟。因發生遊客遭牛隻攻擊事件，台北市農會經研討後，決定暫時停止牛隻託管業務，通知委託代管牛隻的農戶，今後不負任何意外責任。現任管理員何正雄先生告訴筆者：「飼主擔心牛隻發生攻擊遊客的意外，紛紛把牛牽走，現在只剩下十二頭，將來可能全部牽走，以後來擎天崗再也看不到水牛。」

牧牛本來就是擎天崗的主人，現在遊客大量湧入，雖以鐵絲網限制牛隻活動空間，遊客如果不能與牛保持安全距離，往往發生意外。牛群消失後擎天崗平整的草原會被芒草攻陷嗎？國家公園工作同仁在電話中語氣堅定的說：

「不會，定期雇工砍伐芒草，因芒草長高了，容易棲息蛇類，萬一遊客被毒蛇咬到，責任重大。」

……擎天崗六百多頭牧牛悠閒啃草盛況，因時代的變遷，一去不返，走入歷史。農業社會裡耕田的主力一耕牛，日趨減少。



